



困學紀聞卷之六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春秋

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
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詩云然後春秋作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
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
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
雅云而風未亡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
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也無衣

之詩待天子之命然後安則篡奪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春王正月程氏傳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胡氏傳曰以夏時冠月密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朱文公謂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

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如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如胡氏之則周亦未嘗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不如是錯亂無章也劉質夫說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謂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葉氏考左傳祭足取麥穀鄧耒朝以為經傳所記

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陳氏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張氏集傳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為正歲詩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兼存之法沙隨程氏曰周正之春色子丑寅月呂成公講義於春字略焉蓋闕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傳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龜山謂

其說似太支離恐改元初無此意

東萊集解亦不取

隱元年有正月後十年皆無正月陸淳曰元年有正言隱當立而不行即位之禮十年無正譏隱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貽禍春秋書侵者才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金石錄鼎銘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銘九言即立或言中立庭皆當讀為位蓋古字

假借其說見鄭氏注儀禮秦泰山刻石猶如此愚按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蓋古字通用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糊致疑禩以物史記孔子世家文辭有可與人共者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李善

注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閔曰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

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經

止有五十餘國通或夷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

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

記為春秋劉原父謂何休以不脩春秋百二

十國寶書三禮春秋宋文公謂二書不傳不

得深探聖人筆削之意

曰此說也

王介甫答韓求仁問春秋曰此經比他經尤難
蓋三傳不足信也尹和靜云介甫不解春秋
以其難之也廢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
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自信
於心故未嘗敢措一辭

鶴山曰春秋由懼而作書成而亂賊懼亂賊蓋
陷溺之深者而猶懼焉則人性固不相遠也
其說本於呂成公講義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
出奔衛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

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絕惡於未萌必謹其
微

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
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
之時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
之衰乎費誓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鞞奕編之
南雅烏在諸侯之有史也晉史始於陔夏秦
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言止
齋後傳曰之朱文公以為諸侯若無史外史
何所稽考而為史古人生子則問史書之間

尚有史况一國乎愚謂酒誥曰矧太史文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歷家推驗

精者不過二十六有日者二十六以周歷

按之又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本朝衛和得

三十五獨控十八年三月古今莫不入食法

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三歷法一

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

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

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

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

漢高帝三年十月亦頻食

西疇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

年無冬桓十七年書夏五而闕其月莊二十

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

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

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

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朔與日者皆闕也

孟子題辭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聞之薰生

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

公春秋傳取之未詳其意

以隨春秋例目云有域或考隸古春秋作有域

爾雅食葉域音特爾雅負蟲郭璞注

江休復雜志唐貞觀有舊本山海經物志

提韻多不當也

即顛謂魯僖曹早修政自勅時雨自降然春秋

於僖公初書雨已而書零已而書大旱公之

德衰矣

名不可不謹也春秋或名以勸善或名以懲惡

衮鉞一時薰蕕千載東漢豪傑恥不得豫黨

錮慕其流芳也我朝鐫工之微不肯附名崇

碑懼其播惡也名教立而榮辱公其轉移風

俗之機乎

公如京師非禮也晉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

言如於是朝覲之禮廢矣

仲子之賜宰書其名域風之謂玉不書天正三

綱也公羊氏乃有毋以子貴之說謂之知春

秋之義可乎漢章帝不以尊號加於賈貴人

晉明帝不以尊號加於荀勗章君猶近古也

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齊命程子

胡文定皆善之劉原父以為自相命非正也
止齊亦以為相推長也於是齊僖稱小伯黎
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思謂齊衛晉命此
霸者之始其末也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霸
疑冰堅其來漸矣

書效九皆卜不言失時牛災則書之書夫雩三
公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書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尋書蒐於定
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王義謂漢魏

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
之曰於古也通鑑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
尚未亡即以爲魏黃初元年朱文公謂奪漢
太速與魏太遠非存秋存陳之意

春秋三書字而昭十七十有星字于大辰申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記天官書劉更生
封事云春秋彗星三日凡則彗字一也晏子春
秋齊景公睹彗星使卜常爲禳之晏子曰字
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字之爲變甚
於彗矣齊有彗星見於
傳而細不書

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執
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齊桓之特興也恒星不見生隕如雨晉文之特
興也沙鹿崩自是諸侯無王矣晉三大夫之
命為侯也九鼎震自是天下無君矣人事之
感天地為之變動故董之曰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

晉自武獻以來以詐力疆其國故傳曰晉人虎
狼也晉人無信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春秋
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晉士甸帥師侵

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此孟子所謂彼善於
此者君子與之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也剥
之上九一陽尚存春秋之作見人心之猶可
正也

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
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
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真滅契丹
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將亡也吾國又
不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邢有狄難已遷於夷儀三國之師城邢俾及其

國都故列三國稱師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
伯不能并逐蠻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緣
陵使遷故書諸侯而不列序狄入衛踰年齊
侯方城楚立以處文公故但書城楚立而不
著其城之者書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隨程氏
云

齊桓之霸自盟于幽至會于淮凡十有二會而
孔子稱九合諸侯劉氏意林曰始于幽終于
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六年而已第十
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又盟于幽

僖元年六國會于禚二年四國盟于貫五年
八國會于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
八年王人與七國會于號九年宰周公與七
國會于葵丘十三年七國會于鹹凡九合諸
侯也壯立之盟陽穀之會自淮之會蓋有兵車
矣胡氏通告曰桓公霸二十二年會盟凡二
十有一獨稱九合舉衣之會爾穀梁傳衣
裳之會十有一論語疏明不取北杏及陽穀
為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其說不
同朱文公謂九春秋傳作糾展喜犒師之詞

云爾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遁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誦之辨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盟無傳而著又曰易無達吉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陸農師稱之又曰不向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攻媿謂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評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

齊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為子隱應劭謂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今僅見三事而已御史中丞衆議薛况之罪孔季考斷察人之獄皆以春秋合於經誼終軍之詰徐偃則論正而心刻矣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窮驗其事蓋仲舒弟子不知其師書者也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是以春秋為司空城旦書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斯言是以正漢儒之失鹽鐵論

呂步舒見幾

劉原父深於春秋然議郭后祔廟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敵議非是然則稽經議禮難矣哉

桓以許田賂鄭宣以濟西田賂齊身為不義而以賂免取宋郕鼎納莒僕寶玉人欲橫流天理滅矣末流之敵貨苑鞅而昭公不入矣竊寶弓而盜臣肆行矣受女樂而孔子遂去矣

三叛人以邑來知利而不知羞以矣孟子是

有不奪不履之戒公如京師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其簡如是而朝聘於大國史不絕書尊卑之分不明強弱之力是視記禮者以魯為有道之國道焉在哉

衛人立晉不稱公子者宣公淫亂此狄入衛之兆也居中國去人倫變華而狄以滅其國東徙渡河終不復還舊封詩以鶉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於晉始立名之

書狄入衛書楚子入陳不忍諸夏見滅于夷狄
故稱入焉書吳入郢楚昭出奔猶有君也申
包胥求救猶有臣也故不言楚書於越入吳
國無人焉如升虛邑故言吳

禮樂自天子出而獻六羽焉非天子不制度而
稅畝焉故皆書曰初史記表於秦書初立西
時初租禾初為賦取法乎春秋

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
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
共禮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

不盟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

王事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州入于許曰不

能大復國於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

復國於諸侯則義不足以有國公如齊納弊

大夫宗婦觀用弊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

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疆弱而有加鄭伯

逃歸不盟鄭伯乞明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

舉動無異於匹夫亦公會于孟戰于泓曰與

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盟于

翟泉晉人秦人圍鄭曰銳於合諸侯者必有

時而惰工於假大善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
衛遷于帝丘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曰避夷
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
中國之無霸遂城虎牢成鄭虎牢曰公其險
於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於一
國所以成霸者服鄰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
夫之於諸侯不自無則列國之於王室何以
辦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
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史傳也

之春秋韓起所見公羊傳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節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淳春秋欲以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
學自春秋而始也橫渠張子謂非理明義精
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
至春秋而終也

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
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
公遷書皆用此說通鑑謂五霸無異道先儒
非之愚按五伯見左傳成二年杜氏注云夏

伯昆吾商伯太彭豕常周伯齊桓晉文以霸
為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邵子於五伯取
秦穆晉文齊桓楚莊

錫桓公命葬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
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之宰貶
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
子謂盡性之書胡文定謂傳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倫莫深切於春秋三忠臣書及而
為義者勸焉三叛人書名而不義者懼焉書
克段許止而孝悌行矣書仲子成風而綱常

立矣書郕鼎衛寧長而義利辨矣書偶于清會
于稷而亂賊之黨沮矣

宣之於仲遂定之於意如以私勞忘大誼不若
叔孫昭子遠矣晉文公以定襄王而請隧王
弗許曰班先王之太物以賞私德又曰余敢
以私勞變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
篇為首其有感于寶慶之臣乎懍懍焉春秋
之法也

晉陽以叛書聖筆嚴矣公羊氏乃謂逐君側之
惡穀梁亦云以地正國漢之亂賊晉之疆臣

唐之悍將假此名以稱亂甚於詩禮發冢者
也

平王之遷戎為之也襄王之出狄為之也春秋
之筆戎為先狄次之其末也唯夷列諸侯之
會天下之變極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昏三綱之大者曰成宋
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
蔡般弗討而細故是邇也曰用致夫人以嫡
妾無辨而宗廟之禮亂也曰大夫盟以君弱
臣疆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嚴乎

沈既濟書中宗曰帝在房陵孫之翰苑溥夫用
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隨程氏謂三
子不以敬王之例書居而引諸侯之在他國
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歟朱文公詩以為苑
太史受說伊川然既濟之議乃其始也

大雩大閱大蒐肆大青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禮
也書魯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諸
侯雩山川經書大雩二十一非禮也賈逵

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諸侯雩上帝於是

澳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

大變也有鷄澤之盟而後有澳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諸侯之主盟自齊桓始也北杏鄆之會魯不至及幽之盟而始會焉則魯不亟於從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靈始也申之會魯不至及蓬啓疆之召而後如楚焉則魯不亟於從狄也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賢而秉國不平西周所以夷於列國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師

之惡而私立子朝東周所以降於戰國也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

雍徹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

祀先公僭諸侯矣

左氏

三傳皆有得於經而有失焉左氏善於禮公羊

善於讖穀梁善於經鄭康成之言也左氏豔

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

辯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義

有三長二傳之義有五短劉知幾之言也左

氏拘於赴告公羊牽於讖緯穀梁窘於日月
劉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
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專而縱
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鼂以道之言也事莫備於左氏例莫明於公
羊義莫精於穀梁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
之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
詳於史而事未必實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
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葉少緼之言也左
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誤

朱文公之言也學者取其長舍其短庶乎得
聖人之心矣咬趙以後憑私臆決甚而閣束
三傳是猶入室而不由戶也

呂成公謂左氏有三病周鄭交質不明君臣之
義一也以人事傳會灾祥二也記管晏之事
則善說聖人之事則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
為六國時人者十一事

十本傳開書
目以為依託

介甫謂為春秋學餘二

漢武帝好公羊宣帝善穀梁皆立學官左氏業
立而復廢賈逵以為明劉氏之為堯後始得

正不以學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末哉漢儒之言經也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其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

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

史記云文武成

與此同

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漢表謂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

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

姬姓居半當以成轉之言為正皇甫謐亦云

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

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

同姓之國四十人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

之惡一也名臣之言可訓萬世蓋祁子之學

識見於不沐浴佩玉之時衛多君子淵原有
自來矣

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
為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
未為篤論

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
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蕃而樂亡者有矣

君之於民亦曰忠李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
於親亦曰慈內則云慈以旨甘聖賢言忠不
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親

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素問立端於始表正於忠推餘於終而天度畢
矣注謂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
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此可以發明左氏
正時之義

通鑑外紀目錄云杜預長歷既違五歲再閏又
非歸餘於終但據春秋經傳考日辰朔晦前
後甲子不合則置一閏非歷也春秋分記云
長歷於隱元年正月朔則辛巳二年則乙亥
諸歷之正皆建子而預之正獨建丑焉日有

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彊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劉義叟起漢元以來為長歷通鑑目錄用之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曰貳曰叛於君臣之義失矣不可以訓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寇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寇梁而讀史管見非之况天子之於臣乎

晉假道於虜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杜氏以冀亭為冀國嘗考之東漢西羌傳渭首有冀戎史記云秦武公伐而縣之漢天水

郡之冀縣也入顛軫者蓋冀戎前此魏公敗大戎于潁

蓋謂首之冀戎前蓋其餘種也晉自有冀邑

冀與之與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生之一字與樂記

易直子諫之心油然而生矣孟子樂則生矣之

生同温公省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以生

為活其說以為民受天地之中則能活也宋

文公謂此說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生蓋心生

生不窮勤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焉則放

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鄆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也

禹鯀之子也史克於鯀曰世濟其凶而於禹曰世濟其美論其世則鯀非美也於此見立言之難

貴而能貧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而有耻劉道原陳無已有焉

楚有夏州以夏變夷衛有戎州以夷變夏

管子大正篇管仲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無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隄毋貯粟無禁林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孟子所謂五禁略見于此呂成公曰如內政之類桓公於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隱而不書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說苑晉文公合諸侯

而盟曰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
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亦五禁之意傳記不載
趙襄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韓非子
曰晉文公出亡其鄭擊壺餐而從迷而失道
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
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
以為原今此即趙襄事也

杜預解傳云諸侯諒闇國事皆用吉禮議太子
服云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飾經
舞禮不可以訓

伯宗伐路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樂毅伐齊曰待
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
羊祜伐吳曰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
江未可窺也此皆兵家權謀惟恐人之遷善
豈所謂以善養人者哉

西陸朝觀其說有三服氏謂春分奎晨見東方
杜氏謂三月奎朝見鄭氏謂四月昴朝見爾
雅西陸昴也劉炫云鄭為近之詩三星在天
其說有二毛氏以為參十月始見鄭氏以為

心三月見東方朱文公從鄭說

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云譽游也宣子

將其樹下夏諺曰一游一譽為諸侯度諡引

諡宣子諡

宋伯姬先儒謂婦人之伯夷左氏謂女而不婦

非也陸淳又以為非可繼可傳之道胡文定

譏之謂以此卜其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謂

淳黨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

是人臣生而諡也如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

治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蔡墨曰國有參龍氏有御龍氏後漢有侍御史

擾龍宗豈其苗裔歟

竊殖愧諸侯之策曹充夏諡傳其惡不可揜也

是以知可欲之謂善

左氏曰先二子鳴莊子曰子以堅白鳴昌黎送

東野序言鳴字本於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

受庶幾乎無欲矣

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

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韓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李
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
年遂劫其君愚按表九年宋樂喜為司城以
為政即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
賢大夫也宋世家無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
與田常並言不亦認乎戰國策謂忠臣今詐
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
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
左氏分謗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無為

罕則非斯之言妄矣史記鄒陽曰宋信子罕
之計而囚墨翟漢書作子冉文穎注以子冉
為子罕皆所未詳

臧文仲廢六閔家語云置六閔注謂文仲置閔
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氣志有文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
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貽故聖賢
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長叔為違天是人
臣不當扶顛持危也以楚克有陳為天道是
夷狄可以猾夏亂華也譙氏震按曰左氏之

譙氏震按曰左氏之

寬之論長弘也自昔聖賢未嘗以天命不既錯天命王子則曰自靖自臧周天命不以大猷扶入之龜勉從事治亂安危天之天則且持猷子為順天賦而可哉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乃長衛侯於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侯之上矣五月盟于臯鼬不序諸侯經無長衛之文傳未足信也

韓詩外傳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

為司寇

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選補亡詩蕩蕩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辯亡論旋皇輿於夷庚注引繁欽辨惑吳人以舡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庚者藏車之所愚按左傳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謂平道也二字出於此選注誤

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已春秋論謂孟門即孟津誤矣晉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說多見于水經注
丘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呂文靖於李宸妃之喪其意本於此

衛公叔發注謂公叔文子論語孔注作公孫拔集注云公孫拔蓋傳馮之誤

史記仲尼弟子顏高字子驕定八年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轄之與一人俱斃豈斯人歟家語作顏刻孔子世家云過匡顏刻為僕古者文武同方舟有用矛樊遲為右有若與微虎之霄攻則

顏高以挽彊名無足恠也

攻媿跋語用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迂齋引熙寧

八年舊弼韓富文三公之對愚攻春秋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舉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親正攻媿之言本此熙

唐子愚試宵闡王國南發策亦用此二語

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毋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

凡義疏二卷

魏絳曰靡自有南氏收二國之燼以戒從而立少康杜氏謂靡夏遺臣事羿者真文忠辯之曰靡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張宣公曰若靡可謂忠之盛者矣

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服氏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

說鼎之銘服氏注疾說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

是也一云說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諛之地故曰諛鼎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說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諛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謂之鄭志以明兄弟之倫謂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傳以為秋劉原父謂左氏雜取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五經異義云古
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鄭衆作長
義十九條十七事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賈
逵作長義四十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魏
鍾繇謂左氏為太官公羊為賣餅家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民八之占名對也
史趙曰自幕至于瞽聵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
實德於遂魯語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
馬常昭注云幕舜之後虞思也為夏諸侯鄭

語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注亦以
為舜後虞思按左氏則幕在瞽聵之先非虞
思也

穆有塗山之會注在壽春東北說文龠會稽山
一曰九江當龠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漢
地理志九江郡當塗應劭注禹所娶塗山侯
國有禹虛蘇鵠演義謂宣州當塗誤也東晉
以淮南塗沅民寓居于湖僑立當塗縣以治
之唐屬宣州漢之當塗乃今濠州鍾離也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懷服與呂氏

春秋云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
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說文云孔子曰美哉
璵璠遠而望之與若也近而視之瑟瑟也一
則理勝二則孚勝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
魯之寶玉也如與說其即季孫之事歟
范武子之德本於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
縱女祁之惡信子鞅之諛錮逐欒盈幾危晉
國忝厥祖矣拜傳而告射亡宜哉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子贛之責
公孫成也劉歆亦少愧哉

猶秉周禮齊猶有禮觀猶之一字則禮廢久矣
呂向注雪賦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
大熟為豐年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
傷陰盛之證按左氏於隱公云平地尺為大
雪不言是歲大熟桓公事無所據其說妄矣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聞其
廣一丈也

柳子晉問魏絳之言近寶則公室乃貧按左傳
成六年此乃韓獻子之言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

慶善曰離騷用羿浣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列子載隨會知政群盜奔秦趙襄子勝翟有憂色皆格言也而謂隨會時有趙文子又謂孔子聞襄子之言其先後差齟凡諸子紀事若此者衆說苑載祁奚救叔向以藥盈為樂陸范宣子為桓子皆誤

故古編謂歐陽公論二帝三王世次差舛數端於杜佑通典按釋例世族譜已有此疑則數端乃杜預也

雍熙中校九經史館有宋戚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為證孔維謂不可按據杜鎬引正觀勅以經籍訛舛由五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今並以六朝舊本為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規談太平興國中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曾臆塗去臆以合詞童覲元賦觀鎬熙之言則經史校讐不可以臆見定也

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詠三良其和端明者
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復殊呂成公博議論
公孫敖二子及續說則謂宗子有君道趙宣
子使史駢送賈季幣則謂古人風俗尚厚博
議非是可以見進德脩業之功

齊晉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
韓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虢曰制在鄭
曰虎牢在韓曰成臯虢叔恃險而鄭取之鄭
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監而秦并之秦之
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佳兵者好還信

夫

欲治國者先齊家家之不齊莫甚於魯衛觀詩
可見已衛不足言也魯自括戲之爭而桓宣
皆莫克矣自文姜之亂而哀姜釅其跡矣自
成風事季而敬籛事襄仲矣家法不脩故曰
魯衛之政兄弟也然衛多君子魯無君者斯
焉取斯風化猶嫩也畏清議者亦曰何以見
魯衛之士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
同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注云生者不

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
秋不非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
父之名周制方諱諱諱諱皆漢宣帝詔曰古天
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則生而稱
諱矣博議謂名子者當為孫地出顏氏家訓
河圖曰崑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
河故晉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孤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勸曹操迎
獻帝或之言曰晉文公納景從豈誠於為義者故
曰諱而不正淮南之書謂晉文得之乎閨內

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孟卯之事閨內之法安在
哉詩於衛風木瓜猶美齊桓而言風不錄晉
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君子之潛也名不
可得先儒謂召平高於四皓申屠蟠賢於郭
泰

邵子曰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蓋取其悔過自
誓胡文定謂文四年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
之言矣尸子稱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
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

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此雖
大禹之泣辜無以過以此坊民猶有立威於
棄灰者

楚之興也筭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
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
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君者易地則
皆然顧頡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
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
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顧棟志棟義訓在梁

丘據豈能諫景公哉斯言繆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為名而宋之
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
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穢君之惡而其惡益
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
齊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孫邠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
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
楚之不習誦

史墨對趙簡子曰天生季氏以貳魯魯侯又曰君
臣無常位自古以然簡子在晉猶季氏在魯
也史墨之對其何悖哉張睢陽責尹子奇曰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畏而能自脩者也雖晉之
疆能違天乎怠而不自彊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於寇萊
公曰不可學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不道離國所託也則隱斯
言也蓋有聞於君子矣昔君父之廢宗國者

不狃之罪人也

齊人歌曰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春秋之季已

輕儒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譏

秦昭王有儒無益之問末流極於李斯

申包胥似張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請秦師以

却吳韓亡矣借漢兵以滅秦其相似一也入

郢之仇未報則使越為之謀以滅吳吳諷 吳韓

王成之仇未報則從漢為之謀以滅項其相

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賞漢業既成而謝事

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後忠之盛者二子而

已然楚國復興而韓祀不續天也子房之志
則伸矣我思古人唯漢諸葛武侯可以繼之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
唐之張承業功雖不就抑可以為次矣不當
以功之成否論吁春秋亡國五十二未見其
人也遂之四氏僅能殲齊成其亡而復存者
唯一包胥豈不難哉太史公傳伍員而不傳
包胥非所以勸忠也戰國策楚莫敖子華曰
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焚舟劫蘇羸
糧潛行上岷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

秦朝鶴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
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
佗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
敗之焚舟劫蘇即申包胥也豈紛舟之裔楚
之同姓歟淮南脩務訓云申包胥羸糧跣走
跋涉谷行上岷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繼
蒙籠蹙沙石躓達膝曾繭重脰七日七夜至
於楚庭鶴峙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
色黧黑涕淚未集以見秦王亦與子華之言
同所謂莫敖大心深入吳軍而死以左氏考

之即左司馬成也成者葉公諸梁之父也諸
梁定白公之亂不有其功而老於葉其聞包
胥之風而師法之歟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
其所知有在於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竈言鄭
之將火或中或否子產謂焉知天道梓慎言
魯之將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
亦非知天者也故聖人以人占天

且覺之於趙宣子沐謙之於司馬楚之誠敬之
感人至矣商君載甲操戟李林甫重關複壁
不亦愚乎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寅畏防怠忽也
災異古史官之職隕石六鷁宋襄以問周內
史有雲美日楚昭以問周太史在漢則太史
公掌天官張衡為日官我朝舊制太史局隸
祕書凡天文失度三館皆知之淳熙中熒惑
入斗同脩國史李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
十五事以進熒惑犯氏祕書丞蔣繼周言氏
者邠也驛傳宜備非常不淹旬都進奏院火
蓋每有星變館吏以片紙錄報故得因事獻

言自景定後枋臣欲抹殺災異三館遂不復
知甲子彗星官中見之乃下求言之詔則蒙
蔽可見王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陽災異其可
忽哉為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其禍天下極矣
叔鞮所以哭日食也

宋襄求諸侯而敗于泓楚靈卜得天下而辱於
乾谿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
求王者必喪其霸

臧孫於魯曰國有人焉師慧於宋曰必無人焉
襄仲於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有七五人

晉文所以霸也有大叔儀有母弟鱗衛獻所
以入也有趙孟有伯瑕有史趙師曠有叔向
女齊晉所以未可媮也曰子無謂秦無人曰
無善人則國從之國之存亡輕重視其人之
有無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殷
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謂之有虞有
官之奇項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窺吳
則曰彼有人焉賈生言天下倒懸則曰猶為
國有人乎此皆以人為盛衰也
隱公之大夫多不氏猶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

大夫多不名則說者不一矣

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為害教大矣

宗人鬻夏之守禮聖人遺化也後世犯蔡立之禁者多矣漢之劉輔魏之棧潛我朝之鄒浩守經據古其有魯宗人之風乎

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可也慕容盛之討蘭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責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

君子猶有取焉况吳乎

周之大寶鎮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寶矣然而老聃之禮養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區區一鼎與懷璧同其能國乎

古之謀國者知彼知已如良醫察脈如善弈觀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楚自克庸以來此晉臣之知楚也晉君類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晉也皆以紀綱風俗知之楚自邲之後晉自

蕭魚之後精神景象非昔矣

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

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史記載夫子

之言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

為莫出此夫子之訓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

手曰友曰虞正義云石經古文虞作欲魯作

表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當有似之者

藝文志春秋虞氏微傳二篇按劉向別錄云虞

卿作抄撮九卷抄荀卿卿授張蒼然則張蒼

師荀卿者也左氏傳漢初出蒼家亦有功於

斯文矣淳丘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受詩

是為魯詩經典序錄報牟子傳趙人荀卿子

荀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為毛詩荀卿之門

有三人焉李斯韓非不能授其學也說詩補

補註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古之華君心

者必以儉重仲舒對策乃謂儉非聖人之中

制公孫弘亦云人主病不廣大舒弘正邪雖

殊而考武帝之侈心則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晉國武子好盡言而不
容于齊小人敖而君子獨也漢士習於諂諛
而以遠長孺為難朱博為狂晉士習於曠達
而以才望之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習俗移
也

列國大夫之無君晉為之也會于戰而不討孫
林父會于夷儀而不討崔杼會于適歷而不
討季孫意如君臣之義不明而大夫篡奪之
禍晉自及矣晉語趙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斬祛羊尹無字之斷旌其讐一也披
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字執人於官而楚靈赦
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
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
之量

楚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荀林父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謂范鞅也一以喪師一以
失諸侯書曰人惟求舊

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蘧

子馮是也告君亦然樊噲曾諫高帝曰獨不見

趙高之事乎爰盡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

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傳言鄭護之殿子黃

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屨有國語

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丘氏則不得

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

氏王剛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

為詳鄭煥仲云左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

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威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見魯語容齋三筆書

博古圖謂左傳無玉磬之說非也

晉語伯宗索士疵州犂得畢陽及藥弗忌之難

諸大夫害伯宗畢陽實送州犂于荆畢陽之

孫豫讓見戰國策祖孫皆以義烈著所謂是

以似之者太史公不書於傳故表而出之

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弗

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通鑑戰國策張

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

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

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

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智過轅門之外智過

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知過言之不聽
出更其姓為輔氏韓非期知過即智果也
二說之先後不同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途者騷離而遠者距

遠離騷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

皆楚言也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皇王大紀景王二年懷三年楚公子圍至晉晉趙

武子鞅鳴玉以相按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

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蓋楚昭王時鞅者

武之孫也今以王孫圉為公子圍以鞅為武

之子皆誤

古者孫以王父字為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

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始為國氏致堂作

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鄭語依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

黃水經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士也韋昭曰

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

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

以證今本之誤賦上文前華後河

晉語竇犢對趙簡子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

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
登味其言見其賢矣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
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嘆索隱云鳴犢
字通鑑外記於周敬王二十八年書簡子殺
鳴犢三十年書竇犢對簡子誤也

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
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古以一句為一言左氏傳子大叔九言論語一
言蔽之曰思無邪秦漢以來乃有句稱今以

一字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詩之類非也
史墨曰越得歲而無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孫
子曰歲為善星不福無道火為罰星不罰有
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大一臨吳分真文忠
公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
聚非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
臨吳

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
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啓刑書其來已久
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

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
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蓋律書以
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
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典律令同錄其制一
也

趙襄子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說苑談叢
云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呂居仁謂忍詬
二字古之格言學者可以詳思而致力
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
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管子之言即

韓伯之論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
格齊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敗論人愚嘗觀左氏
獨斷引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
有幸而無不幸韓文公謂君子得禍為不幸
而小人得禍為常君子得福為常而小人得
福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
失

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

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
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謂孔氏聘
辭不知事何所出

是謂一終一星終也今俗語云一匹淮南子以
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
益之也數駢作注雜西也人生子後子至亥
為一匹俗語出

或以益為皐陶之子列女傳皐子生五歲而贊
禹甘生大家注皐陶之子伯益也李邕為李思訓
畢與皐同林少穎謂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

成文仲聞六蓼戚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使
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
也列子夷堅聞而志之

娶不怕締齊女有禮漆室女憂君况委質為臣
者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

而不知者異矣

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武帝去州郡武備其害
皆見于後唐穆宗之銷兵則不崇朝而變生
焉故曰誰能去兵

劉知幾曰能言吾祖郊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

取謂鄧名世曰春秋時善論姓氏者曾有衆

仲晉有胥臣見晉語鄭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討

本源自炎黃而下如指諸掌鄭子謙仲曰世本

傳本左

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

者程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

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

其身

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說而墮地未能開目視

者謂之寤生

黃池之會王孫維曰必會而先之吳晉爭先維

之謀也然不能救吳之亡故呂氏春秋曰吳

王夫差染於王孫維太宰嚭然則維亦嚭之

流耳

晉有四姬鄭子產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

子傳穆王有盛姬蓋周禮之壞自王朝始諸

侯何誅焉

叔向習春秋為平公之傅而不能諫四姬之惑

何也曰正己則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於

申公巫臣氏違母之訓而從君之命無諸已

而後非諸人自反而不縮其能正君乎先儒
有言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公室之卑
私言於晏嬰杞田之治僅及於侵小師保固
如是乎

魯用田賦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晉鑄刑鼎仲

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

唐叔之法度魯晉所以立國也是以漢循高

祖之法則治唐變太宗之制則亂夏有典則商云成憲

周章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或謂克己復禮古人

所傳非出於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復禮

為仁非指克己復禮即仁也胥臣曰出門如

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

言每每引用而輒有更易穆姜於隨舉文言

亦此類

晉語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

下主之注大夫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也我

注欒氏之左傳醫和謂趙孟曰主是謂矣魏

戍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此大夫稱主也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甲君
矣主君大夫之稱也史記甘茂傳樂羊按中
山魏文侯示之謗書樂羊曰此非臣之功也
主君之力也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
臺魯君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
易牙之調也魏以大夫為諸侯故猶稱主君

困學紀聞卷之六

困學紀聞卷之七

浚儀王 應麟 伯厚甫

公羊

漢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為儒者宗正誼不謀
利明道不計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聞
之董生者又深得綱領之正嘗攷公羊氏之
傳所謂讖緯之文與黜周王魯說非公羊之
言也蘇氏謂衛休公羊之罪人是晁氏謂休負
公羊之學五始二科九占七等六輔二類七
缺皆出於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筆談曰史記年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即位
纂列隱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不知
啖趙得於何書監石新論以為啖趙所云出
何休公羊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
此休一時記錄之誤安定謂平王東遷孝公
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
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
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漢以春秋決事如雋不疑引蒯瞶違命出奔輒
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蕭望之引士句儀齊聞

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丞相御
史議封焉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
顯之可也皆本公羊雖於經旨有得有失然
不失制事之宜至於嚴助以春秋對乃引天
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其謬甚矣
左氏載曹劌問戰諫觀社蒿然儒者之言公羊
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誅列刺客之
首此戰國之風春秋初未有此習也穀梁柯
公羊作曹子然此將士之虛語而燕丹之用
荆軻欲以齊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漢武用此義
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說為非然朱子序
戊午讜議曰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
亦有萬世必報之讎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
焉可與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係
焉公羊子大有功於聖經
以祭仲廢君為行權范甯已譏其失矣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若祭仲者董卓曰屬師孫
琳桓溫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謂前則致王世
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
甚矣穀梁以為美非美也孟子以為盛有激
而云

以衛石惡為惡人劉原父非之曰董賢可謂賢
乎又以仲孫何忌為譏二名新莽之制其出
于此歟東漢之士猶無二名者用致夫人公
羊以為姜氏譏以妾為妻也董仲舒謂成風
先儒取之仲舒說經蓋不泥於公羊也晉江
彪曰嚴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曾謂周禮在

魯其臣無一江麋乎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莖城也
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漢五行志董仲舒
以為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莖城顏注
云莖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按左氏傳遲速
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莖字當
從漢志作莖音切為反與左氏合

公羊子齊人其傳春秋多齊言登來化我樵之
漱浣荀將踊為詐戰往黨往殆于諸累械如
時掎脰之類是也鄭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禮

多齊言趨赴曰媒疾為戚而采為猶滙曰後
為終葵手足擊為駁全道為芋奈為防之題有
謂擊征滑曰漚相絞訐為比許磬無髮為禿揭
穠為相殷聲如衣祈之言是之類是也方言
之異如此則書之誥誓其可疆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表娶也娶在三
年之外則何譏乎表娶二年之內不圖婚娶
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言者主於已以為
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匹而變矣公羊子之言
天理民彝之正也左氏以為禮以為孝其言

教最甚杜氏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於外
內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孟子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左杜
而忘諸乎杜預在晉議太子之服謂周公不
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
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
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司馬公以為可
節經傳以附人情預知春秋禮之世也
羊長於左氏此其一端也

穀梁

穀梁傳序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大
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擢
善而從乎孝經序襲其語

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平冀州注冀州則
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
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
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
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殺之敗即楚見呂相絕秦故穀梁曰秦之
為狄自殺之戰始止齊曰楚之伯秦之力也

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

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

趙涉遮說條侯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幾用

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隱九年俠卒俠者所俠也所氏見于史者漢省

所忠驗賁駟把志師後漢有所輔獨斷劉風

俗通所姓宋大夫華所事之後魯有所氏非

但出於宋也然無駭輦挾柔溺宛先儒謂大

夫未爵命於天子不氏則俠之氏為所非也

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

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

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

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

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感榮緒以宣尼

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

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

可考

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期侯國不共貢取

而使石尚歸賑經書天王以是始終蓋傷周

而歎魯也穀梁謂石尚欲言春秋曾是以為禮乎

文中子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蓋杜預屈經以申傳何休以經以汨經唯甯之學最善

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之存者

左傳正義云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

集士綴也春謂芝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之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揆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此語豈亦有逸焉歟然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明帝亦誤其或作△出穀梁江鄧△地

穀梁子或以為名△或以為名倣秦孝公時人今按傳載尸子之語尸佼與商鞅同時故以穀梁子為秦孝公時人然不可攷

漢書但云魯學

論語

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
曾子獨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
子曾子之門人也曰柳子謂孔子之沒諸弟
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
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有常師之疑是
以稱子其說非歟曰非也此太史公采雜說
之謬宋子京蘇子由辨之矣孟子謂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而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朱子云蓋其言行與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

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豈謂
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
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此孟子之
言也蓋在言語之科宰我子貢之流亞也曰
有子之言可得聞與曰盍徹之對出類拔萃
之語見於論孟而論語首篇所載凡三章曰
孝弟曰禮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論晏
子焉知禮則擅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惡卧
而焠掌可以見其苦學曰朱子謂有子重厚
和易其然與曰吳伐魯衛虎欲宵攻子舍有

若與焉可謂勇於為義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並稱然斯道之傳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學曾子之學也而有子之學無傳焉何歟曰曾子守約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聖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語稱其彊識好古道其視以曾得之者有間矣曰學者學有子可乎曰孝弟務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以待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

之言始曰檀弓記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無咎嘗辨之矣若語子游欲去喪之誦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以問若若對以為可皆非也唯論語所載為是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據

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兮匪義迹其馬追注引論語里人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

皆居也石林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為起予理明辭達也回非助我默識心通也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集注取之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若諸家解何用加二字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十歲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見觀物篇默而識之朱子謂不言而存諸心屢空不取虛中之說恐學者流於異端也

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

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絮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棠召陵伯又封申棖曾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甘羅曰項橐七歲為孔子師董仲舒對策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入項橐也隸釋載逢盛碑以為右橐孟康之說未知

所出論語注疏無之

師摯之始鄭康成謂魯太師之名太師摯適齊孔安國以為魯哀公時人康成以為周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大師摯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八人之後誤合兩事為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諸說不同橫

渠從孔安國注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

老彭鄭注云老聃彭祖龜山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問言禮證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語而傳之列子引皇帝書即谷神不死章也聃雖知禮謂行之反以多事故欲滅絕之禮運謀用是

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問禮或以證舊聞或以絕滅禮學之故振而作之使於問達之際有啓蒙非以為師也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

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伐因立互鄉縣

其城猶存

鹿邑屬

不啻晝夜釋文會音捨集注亦云上聲而楚辭辨證云洪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啻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

之

龐涓孫臏同學兵法蘇秦張儀同學從衡李斯
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故曰小人
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

四教以文為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為後自本
而末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
勉其學也

草廬一言而定三分之業一言之興邦也夕陽

亭一言而召五胡之亂一言之喪邦也

唐太宗文學館學士許敬宗與馬裴晉公維西

賓仇李宗閔與焉以是知佞人之難遠

尹和靜云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東澗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

字失本義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顏子和風慶雲之氣象也富貴具不能
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崩巖巖
之氣象也

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
吾卜之久矣子路請禱可以參觀

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圖說同

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禮
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
曰執周官大史大祭禮宿之日讀禮書祭之
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
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
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
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

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齊為第三桓為
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
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
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
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
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
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
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
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

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即葉公所云也

名妄也

致堂曰直躬猶曰正己而呂氏春秋以為入姓

周生烈子云舜嘗駕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駿以馳文塗此上御也謂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

是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可以發明無

言無所用之心當以常照之論

言陶侃之

甫曰操祭稿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引論語孔子謂子貢吾與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與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董仲

舒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周子周書武

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賢臣皆語文王詢

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

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東坡解孟莊子之孝為獻子石林謂以獻子為

穆伯子之以惠林為惠伯讀左氏不精二者

皆誤致堂取蘇說而不辨其誤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立墨翟晝日諷誦習業

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注引論語夢見

周公孔墨並稱始於戰國之士其疏及於漢儒繼韓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

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

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復言世

務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論語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

伯長也夷謚林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

亦謚也少陽篇未詳何書兵宗門陳懿年墨

曰伯夷林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胡明仲曰

少陽篇以夷齊為伯林之謚彼已去國隱居

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

而已矣

組溺荷蓀之行雖未能合乎中陳仲子之操雖

未能充其類然唯孔孟可以議之斯人清風

遠韻如鸞鵠之高翔玉雪之不汗恥世俗殉

利亡恥饗榮苟得者猶腐鼠糞壤也小人無
忌憚自以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譏評之
列學者其審諸

呂氏春秋云子路搢雉得而渡釋之蓋因子路
共之而為此說朱文公集注引晁劉兩說共
字當為拱執之義

上蔡云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
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本王無咎之說
陸務觀云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
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聖門三字銘也

為力不同科馬融解云力後有上中下三科

論此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五峰曰草木生於粟粒之
萌及其長大根莖華實雖凌雲蔽日據山蟠
地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
也翻樂記朱文公曰林少穎亦說與黃祖
舜如此

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
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

曾子之言為孔子

下莊子之勇或問云事見新序愚按荀子大略
為齊人欲伐魯忌下莊子不敢過下此可見
其有勇也

史記正義首陽山有五顏師古注漢書云伯夷
歌登彼西山當以隴西為是石曼卿詩曰恥
生湯武于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謂首陽在
河東蒲坂乃舜都也余嘗攷之曾子書以為
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又云
二子居河濟之間則曼卿謂首陽在蒲為得

其實澮水名左氏所謂汾澮

水一也孔子觀之而明道體之無息孟子觀之
而明為學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傾
心術如此象聖人其觀於水也亦亞於孔孟
矣於此見格物之學

程次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無
暴怒絮齊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已切責
若無所容前輩切已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詩禮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
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

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經謂詩書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見，可以為地見寢石以為伏席視田其心也。閔周者黍稷不分念親者莠蒿莫辨心感其視也。具筠心目論以動神者心亂心者目除符經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釋其義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貴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

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卿校者有謂慶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

禮而識之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禮記卷之六十一

非帷裳必殺之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倍要見春秋正義集解不取集注用鄭說

孔門弟子唯言偃吳人而澹臺或明南游至江史記正義蘇州南五里有澹臺湖儒林傳澹

臺子羽居楚

韓非曰李孫相魯子路為邠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掾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飡之言未卒而李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此誰與論語史記不同然亦夫子去魯之一事也故孫左傳邠也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

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誣袁安任隄以素行實氏無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於弟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禍牀向之於樂王鮪也朱博之黨丁傳福可求乎賈捐之之諂石顯禍可避乎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朱子以無垢為雜學論語集注獨以取審富貴安貧賤之語

陳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體無窮借水以明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體無不在借鳶魚以
明之葉仲圭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常人之
心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聖人之心也聖人
之心豈常人之所無哉昏與明異而已矣仲
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澆沂水也風乎舞雩風歌也仲
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以風為諷則與詠
而歸一意矣當從舊說

上蔡論語解引元澤云王元澤教之化民也深於
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本史記趙良之言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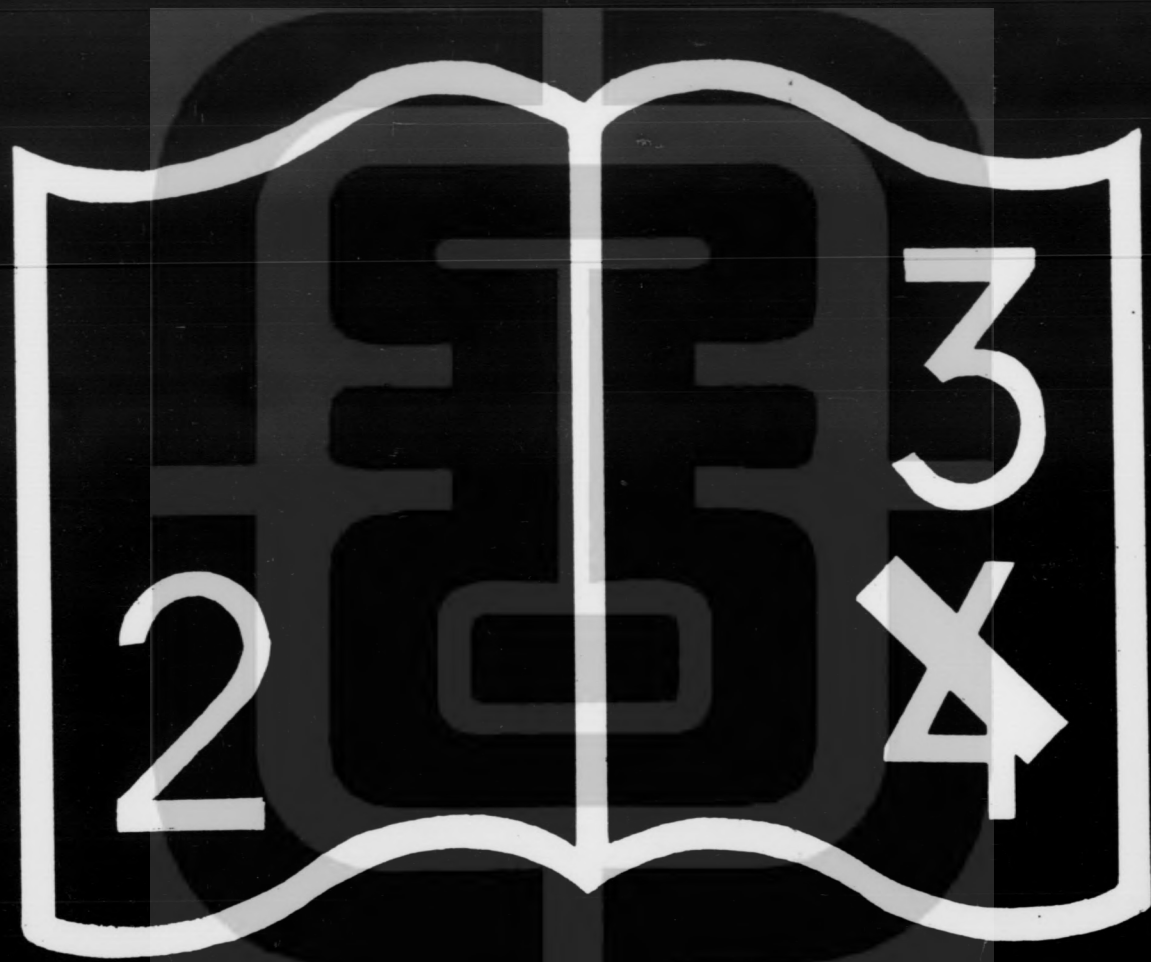
專

集注蘧伯玉於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不對
出按左氏傳甯殖當為甯喜

史記循吏傳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
悔與令尹子文之事相類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立足
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

劉子謹獨篇曰顏回不以夜浴改容顏氏家訓
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皆未詳所出家
語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编码错误 应为23-27页

遠伯王史記謂孔子所嚴事不當弟子列禮殿
圖有之而唐宗皆錫封後享公伯寮非孔子
弟子乃季氏之黨致堂胡氏之說當矣家語
不列其名氏蓋自史記失之家語有縣亶字
子象史記索隱以為縣豐唐宗封爵皆不及
焉禮記檀弓言縣子宣其人與

柳子厚與太學諸生書曰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獻譏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
夫子之門何其雜也辨必

無可無不可致堂謂以五字成文聖人從容中

道無所偏倚世之通儻不淫者統足謂之無
不可爾馬援以此稱高帝亦稔於常談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簞一於正而已論學則
曰正心論政則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善
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謂常人也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蓋即東方朔謂

信者尾生然尾
之信非信也

鄭拔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釋文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崩以傳改之昭公十

二年南崩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九
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鑿鑿而不可通矣

聖人毋必而鄉黨言必者十有五記必為之事
也其傳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陰疑於陽必戰小人勿用必亂
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

是論以戰國說容視子貢也又列子貢聞一殖以貫
之語一博與曾子同
賞殖何足以成之

過則勿憚改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勿欺也睿斷以
勿蓋去惡不力則為善不勇

孔門獨顏子為好學所問曰為仁曰為邦成已
成物體用本末備矣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
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

闕黨之童游聖門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
之易放互鄉之童難與言者也夫子與其進
是以知習之可移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今攷經典存錄有孔鄭王劉

常五家而無虞翻注有虞翻作東

致堂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為也曾子問孝於仲

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是

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則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則非孔子

所著矣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馮氏曰子思

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

子思之手

古文孝經漢志書序謂出孔壁而許冲上其父

說文曰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

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孟子云父子之間

不責善荆公謂當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也晁

子心讀書志乃謂介甫阿其所好蓋子心守

景迂之學以孟子為疑非篤論也朱文公於

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說

是何言與司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說

誤以言之不通也五字為經文古今文皆無

朱文公集所載刊誤亦無之近世所傳刊誤

也非

孝經鄭氏注陸德明云與康成注五經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說而孝經注云上帝天之別名故陸澄謂不與注書相類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與孝

經稍異

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哀集格言為五致錄司馬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

肅之書本於此

國史志云孝經孔安國傳古二十二章有閨門篇為世所疑鄭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鄭志目錄不載通儒皆驗其非開元中孝明慕諸說自注以奪二家然尚不知鄭氏之為小同

王去非云學者學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從孝

字德湖蒙齋謂古孝字只是孝字愚按古文

不敢毀傷至不敢失於臣妾言不敢者九管子

曰賢者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詩於文王仲
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韋彪傳

注

劉盛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
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蘇綽戒子威云讀孝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愚謂梁元
帝之萬卷不如盛綽之一言學不知要猶不
學也

范太史孝經說曰能事親則能事神真文忠公

勸孝文曰侍郎王公蓋梅見人禮塔呼而告

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

即是奉佛

嚴父莫大於配天神宗聖訓云周公宗祀乃在

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

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此禮非明堂以考

之

孝子之事親終矣此言喪祭之終而孝子之心

昊天罔極未為孝之終也曾子戰兢知免而

易言得正猶在其後信乎終之之難也

困學紀聞卷之七

困學紀聞卷之八

孟子

浚儀王

應麒

伯石甫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述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

為論語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

公之詩致堂無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

吳才齋易傳後序誤以晉侯重耳為申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

引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

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

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

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

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

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庄由友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

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未殷錄

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

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

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

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
麋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

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
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
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
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

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羌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
景羌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枉叔向聞
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
之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
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
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羌當以孟子
為正

曾西注以為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
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

明作傳以授曾申

曾西之學於此可攷 曾闕宜申公子

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為曾申無疑

鄧惲曰孟軻以疆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

之所不能為賊與今孟子語小異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

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

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

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餘

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

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

此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

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

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

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

於人大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

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

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脩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為學官小司成襲蓋痴以守氣不如守約命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畧點晦翁注甚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

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委心之言為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即道也申不害以術治韓非游數錯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

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揚墨出於師商考之不

詳甚矣朱文公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考之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

揚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揚朱書唯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文云仁字

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為兼愛為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季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陪歟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

者泉三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為句趙岐謂
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賤謂之汗下亦非孟子
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
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

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聖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與
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與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

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禮記文公

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

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

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問之曰

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

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

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為喪

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託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
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
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
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
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
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
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
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
熟之莢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
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
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
軍編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
為迂闊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

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

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

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

貴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豈能為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

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詠去而不能推則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痺痲疾痛之不知存而

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

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

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

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遠禽獸不遠此言

收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

廣

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有猷有為矣必曰有守不

虧其義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

時愈深則趨正愈遠以守身為法以入時為

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諸葛

武侯謂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

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漢文悞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與夫道一而已矣為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為儒而雜於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

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

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子禽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致之禹貢漢

水東為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

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然古之士所以異

於民也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

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獲取士孔孟不以
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
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上秦謝子曰天下皆亂而
已獨治不害為太平蜀士揚肩吾曰天下雖
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
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魯
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
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下文亦云不憂天
之亂而樂其身

治者可與
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
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
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
使然也與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
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
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
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
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揚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視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曰秦為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
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
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
之鼎隨以斃見范蜀公集孟子有變置社稷
禮記有六蜡孰謂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
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
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
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畫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

八里所謂畫中也俗以畫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畫

或云畫邑人王蠡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

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

民應敵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

民秦焉得誘之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

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

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齊桓其作俑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魏其作俑也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民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陳烈請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逐一覽無遺前讀此請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柔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小學

爾雅注漢武帝時得豹文鼯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文選注引竇氏家傳以為竇攸

世祖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二說不同
爾雅西至於冰國謂之四極朱文公曰冰國
在秦隴非絕遠之地愚按說文引爾雅曰西
至八國謂四極以西極之水也中
爾雅疏案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
皇子貴稟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
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弁於私也天
帝后皇辟公弘廓閭傅介純夏懷蒙贖取皆
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稟
平易別囿一實則無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

之事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求風去
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
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
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
生夏為長羸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
通正此之謂求風

爾雅疏引舍人云按經典序錄爾雅有捷為文
學注二卷一云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
武帝時待詔

白虎通引

屬記即爾雅釋親也通典類延之

曰伯姪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
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
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
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判二程先生
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人固不謂兄弟
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謂猶子也但云兄
之子弟之子然後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傳負版郭璞注未詳即柳子所為作蝨蟻傳者
也西京雜記曰未詳
陸璣為詩草木疏劉杳為離騷草木疏王方慶

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
所以貴乎多識也然爾雅不釋蓀藪字書不
見相禮學者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類苦茶注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者為茗一名
薺說文茗茶芽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茶茗飲
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家一名黃昏後山詩黃昏湯親即
此也

終軍之對騫鼠盧宏虛之辯鼯鼠江南進士之
問天雞劉原父之識六駭可謂善讀爾雅矣

蔡謨不識彭蜺人謂讀爾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學之陋也

唐玄度十體書曰周宣王太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全逮王莽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按文多引王育說如天屈西北為死蒼頡出見禿人伏

禾中凶以制字
說文叙尉律試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亡新使甄豐等改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篆

身書徒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即隸也

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以六體試之去大篆加古志謂漢興蕭何草律署書

談文叙改六為八隸書律即尉律也六體非漢興之法當從

急就篇長樂無極老漢丁頴氏角為蠲其子孫之役非也即參同契所謂老翁復丁杜味

自後有比字

董考遠除正字謝啓叙學漢獵詠洽其略云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後存於夏有馬不足一

諸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自乘其數書殘武
殪漢亂湯齊烏馮混隋魚魯雜綠增河南之
邑為雒咸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舉不從辛
絕下則對目去口棗合而棘氏徽足之省而
疎姓絕定文於六德之禾訓同於稊分亭於
八寸之策執異為宗丁尾亂真鉤須失實書
六畫骨而既謬國名為卷為端而遂乖服制
篆形誤偽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
鸞聲之鉞鎮定銀鐺之名車改金根之日知
一束二縫之為耒指二首六身之為耒郡章

立信救時惟正於四羊國史傳疑考義共惑
於三家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為三刀之州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定經之名誤合
日月之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飛書
忘形蒙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於棗
三十七未是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誤存舟二間之為
航安識門五日之為閏學者徧觀異書而求
其安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
類叙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識

古字開元又發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

隸古而今後隸書序為隸古定政義謂就古文體

謂隸書為隸則古也識非

宋景文公云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

書由何始說文篇署也从戶冊戶冊者署門

戶之文也

夾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

氏跋詛楚文以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

亦謂當惠文王之世後百餘年東巡泰山刺

石則小篆非出於李斯

古器銘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

月乙子或云丁子呂與林考古圖謂嗣王踰

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

子世質入傳取其同類不然殆不可考曾子

固謂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二二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

林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邾簠銘中上一字歐

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

邾周義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

時伯罔也而與林以為百古文難攷幾於郢

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斲綽綽肩壽伯頌父鼎銘
用斲巧百祿肩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肩壽
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愚謂漢書安世
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往綽綽也亦謂延
長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禮之墳秦存展季
之墳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

百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
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

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按書額命云齊侯
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為齊侯矣

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
卿官也說苑載卿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
秦詛楚文作於憲文王之時所詛者楚懷王也
懷王遠屈平適靳尚而受商於之欺致武關
之執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國人憐之如悲
親戚積怨深怒散于陳項而秦亡也忽焉六
國之滅楚最無罪反爾好還天人之理也南
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吁秦詛楚邪楚詛

秦邪

徐彗金說文繫傳有通釋部叙通論祛妄類聚
錯綜疑義系述等篇呂太史謂元本斷爛每
行滅去數字故尤難讀若得精小學者以許
氏說文參繹恐猶可補也今浙東所刊得於
石林葉氏蘇魏公本也

說文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是是也宋符瑞
志鳳凰其鳴雄曰節節雌曰是是然則爵即
鳳凰歟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于壅字皆章草檄

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
答吳斗南書謂東漢討羌檄曰辰與通鑑長
歷不同蓋指此也今攷通鑑目錄漢安帝永初二年

六月乙未朔

後漢紀五月有丙寅七月
有辰恐當以長歷為正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草旁行為書記顏氏注今
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書皆橫行不直下法
苑珠林云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
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
夾際六書略云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
旋其勢向左

韓文公曰凡為文辭宜畧識字杜子美曰讀書
難字過字豈易識哉李衡識字說曰讀書須
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孔光張禹
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孔光不
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
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此可為學者之戒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
分破而隸書出隸書傳而行書作行書狂而
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
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廣有五言云隸書今

隸書云者程造字皆真正亦曰真
書千文云杜蘆鍾隸正義之傳尤善隸書

康節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

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

闕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

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闕一翕

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而開發收閉備

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

之書本于此謂闕翕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

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

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夾際鄭氏曰：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夾際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後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後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其重女制其富商

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觀國必有音其德佛經中偈頌皆其二也

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際謂五書

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况之說，孫炎始為反語，故古編謂周顛始有翻切，非也。

隋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後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本朝景德祥符重脩，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鶴山魏氏云：唐韻於二十八刪二十九

山之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今平聲分上

下以一先二僂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
真字而來愚效徐景安樂書凡宮為上平商
為下平角為入徵為二羽為去則唐時平聲
已分上下矣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於五行
自然之理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
乃分平聲耳為二然後懸江式曰晉呂靜故李
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徵羽各為
一篇則始分五始於呂靜非自沈約始也
約若陸氏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
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沈

存中云楚學入中國其術漸密

潛虛以莫為天古文也見廣韻而集韻不載古

韻莫字
碧落文

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規孟歸字有

齊歸觀左其遺闕多矣貴育謂孟貴復育也

廣韻以貴為姓古有勇士貴育謬矣

顏魯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為韻海鏡

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萬彙其廣如海自來

尋源照之如鏡崇文總目僅存十六卷今不

傳

韓非正志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

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為公背公為公

宋元憲寶說佩觿三篇蘇文忠每出必取聲韻
音訓文字置篋中晁以道晚年日課識十五

英際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

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

吳孫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嬰劉龔田之皆

字書所無梁四公記亦然

隋志以蒼頡訓纂傍喜為三蒼說文繫傳以蒼

訓纂為四篇

以休者亦作捕賊

不字本方久及凡書之不字皆點入聲其字本

音其其賦凡書之其字皆點平聲

字論象求以平聲與上去入相間

經說

六經始見于堯子天運篇魏子春秋統六經書禮以

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見于太史公隋

藝列傳

孔子曰六藝

或云七經

後漢書

或云九

或云十二經

相傳

謂文

七篇

或以六經

六經

六經

六經

六經

六經

或

以

五

經

五

經

五

經

五

經

或

以

五

經

五

經

五

經

名

樂

經

既

亡

而

有

五

經

鄧

子

定

以

易

書

詩

春秋

為

四

經

猶

春

夏

秋

冬

皇

帝

王

伯

漢

藝

文

志

云

六

藝

之

文

樂

以

和

神

仁

之

表

也

詩

以

正

言

義

之

用

也

禮

以

明

體

故

無

訓

書

以

詩

也

聽

口

之

行

也

春

秋

以

斷

言

之

也

也

後

漢

翟

醜

曰

文

帝

始

置

一

經

博

士

攷

之

漢

史

文

帝

時

申

公

韓

嬰

皆

以

詩

為

博

士

列

于

學

官

著

唯

詩

而

已

景

帝

以

轅

固

為

博

士

經

博

士

書

唯

有

歐

陽

禮

后

易

揚

春

秋

公

年

而

已

立

五

經

而

有

歐

陽

禮

后

易

揚

獨舉其四詩已立於文帝時今并詩為五也

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書

裴頴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

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後蜀不

唐字皆誤書

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銘之石張參等是

訛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堂記云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

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序以參為文宗時誤矣

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銘石也舊唐紀云開成

二年十月癸卯幸臣判祭酒鄭覃進石壁九

經一百六十卷會要載是年八月覆定石經

字體官唐玄度狀今所詳覆多曰司業張參

五經字為隸藝文志參有五經文字三卷玄

度有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是正訛文乃玄

度非參也

皇覽家墓記曰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

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

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燕王至尊不韋久貴

家皆以黃腸題漆屨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
王不常家視未燒詩書愚謂儒以詩禮設家
在子識假經以文姦者爾乃欲設家以求詩
書漢儒之陋至此

歐陽文忠公筆說云安昌侯張禹曰必博見然
後識其真偽當成所出

艾軒云日用是根株文少是注脚此即象山六
經注我之意蓋教學者於踐履實地用工不
但尋行數墨也

虞溥厲學曰聖入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

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
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閑意朗敬業樂群忽
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學者不
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學所以治己
教所以治人不勤學無以為智不勤教無以
為仁愚謂此皆天下名言學者宜書以自儆
文中子言聖人述史三焉書詩春秋三者同出

於一陸魯望謂六籍之中有經有史禮詩易
為經書春秋實史耳

舜臯陶之賡歌五子之
歌皆載於書則詩與書

一也文中子
之言當矣

三微之云觀書每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見陸
農師詩注

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
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
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
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
子謂細書經史在老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
在中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
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藝文志唐吳益州始
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

校九經鑄本于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
令孔維那易離之類布

春秋正義云傳咸為七經詩正義之寫今按藝
文類聚初學記載傳咸周易毛詩周官尤傳
孝經論語詩皆四言而闕其一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
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為八十一
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
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軋鑿度坤靈圖通
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

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爰記歷樞含
神務禮緯含文嘉禧命徵手威儀樂緯動聲
儀耀嘉計百徵孝經緯接神契鉤命决春秋
緯濱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
誠圖考異郝保軋圖漢含學佑助期握誠圖
潛潭已說題辭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識在七
緯之外按李彛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
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為內學隋焚其書
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識緯歐陽公欲取
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恠異

之言感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書易
為下愚攷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國書至齊梁
始列國學故諸儒之說不若詩禮之詳實

司馬文正公曰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
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
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
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
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朱文公曰近日學者
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

子未言黎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
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齊戒向北辰而拜告備于天
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
矣視類是以聖人為巫史也緯書謬妄而沈
約取之無識甚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
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對策云
見素王之文賈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鄭
玄六藝論云自號素王盧欽公羊序云制素

王之道皆因家語之言而失其義所謂郢書
燕說也莊子云玄聖素王之道祥符中謚孔
子為玄聖後避聖祖名改至聖

自漢儒至於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七
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
儒之學若土梗古之講經者執卷而口說未
嘗有講義也元豐間陸農師在經筵始進講
義自時厥後上而經筵下而學校皆為支離
曼衍之詞說者徒以資口耳聽者不復相問
難道愈散而習愈薄矣陸務觀曰唐及國初

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頌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往乎斯言可以箴談經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後序謂有進姦言於經幄者嘗以問西山之子仁甫荅云講易乾之文言知進退存亡為姦言以罔上秦有擔而書亡魯有頌而詩亡魯郊禘秦僭時而禮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徹而樂亡

法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執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蓋劉歆七略取法言之語

因學紀聞卷之八

因學紀聞卷之九

天道

浚

儀

王

應麟

伯厚甫

三五曆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春秋元命包陽極於九周天八十一萬里洛書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孝經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間相去萬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關令內傳

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
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
十千萬里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
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脉論衡天行三百六
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天去地六萬餘里靈
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
之晷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離
地八萬里冬至之日雖在外衡常出極下地
上二萬里周禮䟽案考靈耀從上臨下八萬
里天以圓覆地以方載河圖括地象西北為

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無上地戶無下極廣長
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東西二億三萬
三千里廣雅天園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
里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
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
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度云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
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
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間相距積百

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
七十里月令正義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十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
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是天圓周之里數也
以圖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
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
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
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三十八
萬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
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

安定胡先生云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
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
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
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
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
而天行九十餘萬里致堂胡氏謂天雖對地
而名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
比也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
畢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

昂爾雅注牽牛者日月五星紀

揚倧注荀子云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

天也其說本於張湛列子注謂自地而上則

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

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六氣舉之道書謂風澤

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

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

風為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為水輪所謂

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

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

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

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

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

空可見矣

三禮義宗天有四和崑崙之四方其氣和暖謂

之和天道左轉一日一夜轉過一度日月左

行於天而轉一日一夜而於四和愚按周髀

云天地四極四和注謂四和者謂之極子午

卯酉得東西南北之中義宗之說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徑千里徐整長曆曰大星徑百
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晉魯勝正天論謂以
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案日月裁
徑百里無十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詳其說
月令正義引前漢律歷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載
四分度之一愚謂天度列為二十八宿唯斗
有餘分續漢志斗二十六四分晉志斗二十
六五分四百皆有餘分唐一行謂太初歷今赤
道星度其遺法也續漢志黃道度與前志不
同賈逵論云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

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一度十九
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
同而沈存中謂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為
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
故度數與赤道不等蔡伯靜亦謂曆家欲求
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筭之法月令正義
引赤道度其以是歟淮南子與漢晉志不同
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漢文帝三年
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興元元年甲
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

度見李肇國史補裴胄問董生云正觀三年
已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餘差一
度此李淳風之說也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
日在斗二十度至慶曆甲申崇天曆冬至日
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
一不及者見武經總要歲差之說不同賈逵云
古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曆冬至
日在牽牛初何承天云堯冬至日在須女十
度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四分景初曆在
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漢初用秦曆冬至日在

牛六度太初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
十二晉姜岌以月蝕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
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計
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顓帝曆冬
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堯典日短星昴今
日短星東鉞
信都芳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
周髀為法劉智謂黃帝為蓋天顓頊造渾儀
春秋文曜鉤謂帝堯時羲和立渾儀而前朝
韓顯符渾儀法要序以為伏羲立渾儀未詳

所出

後漢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闕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闕苞似是人名氏當攷

刻之長短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

南北此語蓋出於禮記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攷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

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

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史記正義巫咸

吳人蘇州常熟縣西海陽山上有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師也

莊子言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古賦

有云傳說奉中闈之祠注云傳說一星在尾

北後河中蓋後宮女巫也說為商良相豈為

後宮女巫祈子而禱祠哉此天官之難明者

也春秋繁露云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君不

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為天者務堅其政丁鴻

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其言出於
此
元祐末日食不盡如鉤元符末日食正陽之朔
此皆有陰慝見于侵象志壹之動氣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言漢曆志月
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八年
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
是不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
此况日食乎

醫書素問之中亦嘗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
古世質人溥九星審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
藏曜故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
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
而為始所謂九星者此是也楚辭劉向九歎
云訊九魁音與六神注九魁謂北斗九星也
補注謂北斗七星輔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
搖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經疏云不止於七
而全於九加輔弼二星故也與素問注不同
曲禮招搖在上注招搖在北斗杓端主指者

見之時也

天經紹興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謂類集古

今言天者極為該備

星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

中於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中月今舉

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正以午為中月今舉

秋至以仲夏為中月今舉

戊亦為伏故傳曰火亦見於辰十月於未也朱子

後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暈五星之屬列天文

志薄蝕慧字之北入五行說七曜一也而分

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一舍亦為

十二辰

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

近并建星近斗正對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

者唯箕斗并壁四星義正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

月令凡二儺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鄭康成謂陰

氣右行季春之中日行歷昴陽氣左行仲秋
之月宿直昴畢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隨而出行於是索室毆疫以逐之王居
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九
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然則民之疾係
乎日星之行度古者聖君範圍於上賢相燮
理於下是為天地之良醫皇建有極五福錫
民莫不壽考且寧儻所以存愛民之意而已

唐

志測景在浚儀岳臺按宋次道東京記
宣德門前天街西第一岳臺坊今祥符縣西

九里有岳臺圖經云昔魏王造事霍山神
此臺禱於其上因以為名

歷數

太初歷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十六百一十七歲
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孟康
注此為甲寅之歲大事記解題按通鑑目錄
皇極經世太初元年歲次丁丑當考愚按夫
衍曆議云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
始開蒙攝提格之歲畢陔之月朔日巳巳亥春
七驥俱在潛室五度泰顯頊曆元起乙卯漢

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恒甲寅猶

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

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可以補

太衍曆議曰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

起在四分曆庚申後百十四歲緯所載壬子

冬至則其遺漸也魏漢志魯靈公五年正月

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壬子隋志春秋緯

命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

則緯與殷曆同故劉洪曰甲寅曆於孔子時

效即命曆序所謂孔子脩春秋用殷曆也晉

志姜岌曰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春秋分

記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曆法積之氣候

驗之日食則春秋隱桓之正皆建丑在閔僖

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

之正而後建子間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

自異尚也曆亂而不之正也

曆有小曆有大曆唐曹士為七曜符天曆一云

合元萬分曆本天竺曆法以顯慶五年庚申

為曆元雨水為歲首世謂之小曆行于民間

石晉調元曆用之後周王朴校定大曆削去

符天之學為欽天曆

劉既曰歷動而右移律動而左轉

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

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

之李文簡以為至論

莫美謂之歷草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莫美生於

庭為帝成歷而大戴明堂篇謂朱草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

復始唐律賦有合朔古有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

注謂一葉為一月有閏十三葉平閏閏之月表

三十

納甲之法朱文公謂今所傳京房占法見於火

珠林者是其遺說然同契借以寓行持進退

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

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

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

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晦夕朔旦坎象

水流戊日中離象火就已虞與魏伯陽皆會

稽人其傳蓋有所自漢上朱氏云乾納甲壬

坤納乙癸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

納丙兌納丁庚戌丙三者得於乾辛巳丁三
者得於坤始於甲乙終於壬癸而天地五十
五數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數乾納甲壬坤
納乙癸自甲至壬其數九故曰九天自乙至
癸其數九故曰九地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
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運六氣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日少陰君
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
厥陽風木而火獨有二天以六為節故氣以
六暮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為一

周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即素問五六之數易洪範月令其致一也揚
暹備謂五運六氣通之者唯王冰然遷變行
度莫知其始終次序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
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

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
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
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酉而反居寅
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又坤之甚者韓文考異
毛穎傳封郊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鷄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見論衡物勢篇說文亦謂已為蛇象形

自帝堯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堯而上六闕逢無紀故堂云有

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廣雅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蓋茫誕之說劉道原疑年譜謂大庭至無懷氏無年而有總數堯舜之年眾說不同三統歷次夏商西周與及冢紀年及商歷差異况開闢之初乎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以十一星行曆推人命貴賤始於唐貞元初都利術士李彌乾肆新書程子謂三命是律五

星是曆晁氏謂冷州鳩曰武王伐殷歲在鶉
大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
天龜五星之術其來尚矣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我辰在論命
之說也傳云不利子商則見姓之有五音詩
吉日維戊庚午則見支幹之有吉凶
五代史馬重績傳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
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
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攷五代會要晉
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

分為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
為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四分四刻十分為
正前十分四刻為正後二十分中心為時正
上古以來皆依此法歐陽公作史於六十分
之上闕八刻二字不若會要之明白

數術記遺云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指閏與
四維甄鸞注藝經曰指閏者周公作先布本
位以十二時相從徐援稱指閏是奇兩之術
御覽引藝經作指閏三不能比兩者孔子所
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葉子

所造布十二時四維

桓譚新論曰老子謂之玄楊子謂之太玄石林

謂太玄皆老子緒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之為九故九而九之為八十一章太

玄以一玄為三方自是為九而積之為八十

一音經子云楊雄有太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温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

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闢而始也

天而天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

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闢而始也

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

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心

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

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

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

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

十二太寒之陰注云陰陽之效日辰之名盤

洲於閏十一月用中榆立

國史志云曆為美本治曆之

出於此

而差遲治曆之不善積筭近其驗易而差亦

速

曆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幽詩於十月曰

為改歲周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用周為改何

以夏正

困學紀聞卷之九

